列傳 諸臣

共六十七

卷百二
卷百三

金方慶
金九容

高麗史 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李勣

李勣砥平人父俊善大將軍勣屬內侍轉閤門祗候累遷兵部郎中高宗三年金山兵犯境勣為右軍兵馬判官與賊戰于豢猳驛賊乘勝而進我軍奔北勣獨瞋目直前手斬數級遂叱衆俱進賊乃退拜將作監為左軍兵

馬副使戰于廣灘先登大捷俘獲甚衆王嘉
之援將軍固辭不受出爲慶尚道按察使明
年賊又大至勑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時
賊遮屯要害元帥密諭避之勣曰握兵赴戰
惟恐不遇賊遇而避之非勇也直衝賊屯而
行果遇賊與戰大勝虜獲無筭勣轉軍餉于
順州賊自殷州出其不意急擊之麾下士不
滿百人死戰却之元帥登城望之嘆賞至垂
涕又明年召拜尚書左丞是時賊入保江東

城復以勣為兵馬使選精銳屬之勣辭以單騎赴之及賊平仍留為東北面兵馬使六年擢右承宣尋進樞密副使尚書左僕射累陞至樞密使御史大夫十二年卒年六十四為人平易溫柔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陣賈勇人莫能及性又儉素雖至貴顯常處陋室晏如也無子

蔡請

蔡請本陰城縣吏力學通經登第掌東都書

記有清德秩滿補國學學正七管諸生敬憚之神宗朝出牧晉陽東都與永州作亂議遣安撫使而難其人聞東都人思靖不已乃拜留守副使靖單騎之任東都人聞其至反側悉安高宗初留守西都入拜樞密副使尋致仕卒以平賊功官庀葬事

朴犀

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為西北面兵馬使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朔州

分道將軍金仲溫靜州分道將軍金慶孫靜朔渭泰州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泰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古兵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走之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之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擊却之蒙古創樓車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

且陷蒙古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爇朽茨以焚木床蒙古人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甚急扉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蒙古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扉灌以水火愈熾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古又車載草爇之攻譙樓扉額貯水樓上灌之火焰尋熄蒙古圍城三旬百計攻之扉輒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復驅北界諸城兵來攻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

間犀隨毀隨葺鎖以鐵絙蒙古不敢復攻犀
出戰大捷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犀又發砲
車飛石擊殺無筭蒙古退屯樹柵以守撒禮
塔遣我國通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
公侹牒至龜州諭降犀不聽撒禮塔復遣人
諭之犀固守不降蒙古又造雲梯攻城犀以
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
者大刃大兵也明年王遣後軍知兵馬事右
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

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侹講和于蒙
古兵我三軍亦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
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釼自刺林壽更諭
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古使至以犀固
守不降欲殺之崔㝢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
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卿其啚之犀乃
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
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
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被攻如

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為將相
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宋文冑亦從軍龜州
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為竹州防護
別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
之蒙古復以炮攻城四面城門輒摧落城中
亦以炮逆擊蒙古不敢之近蒙古又備人油
灌藁縱火攻之城中士卒一時開門突擊之
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
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冑在龜州熟

子

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 琿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環擁一青衣童自衆上天墮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知裕智勇絕人有膽畧常處室必著皂衣如

對賓怒則鬚髮輒竪早以蔭進歷華顯高宗
十八年為静州分道将軍蒙古兵渡鴨緑江
屠鐵州侵及静州州慶孫率衙内敢死士十二
人開門出力戦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継至州
人度不能守皆奔竄慶孫入城無一人在者
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龜州
朔州戍将金仲温亦棄城来奔兵馬使朴犀
令仲温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古大至南
門慶孫率十二士及諸城別抄将出城令士

卒曰爾等不顧身命死而不退者右別抄皆伏地不應慶孫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卽倒十二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合蒙古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笒還犀迎拜而泣慶孫亦拜泣犀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轢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古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

頂中在後衛卒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
曰不可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
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
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也遂解
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四年
為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
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
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甚盛慶孫登城
門望之曰賊雖衆皆是窬村民耳即募得可

為别抄者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爾州御鄉不可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督出戰左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郡兵至乃戰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神手奠二爵曰戰勝畢獻欲張蓋而出左右進曰如此恐為賊所識慶孫又叱退之遂開門出懸門未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懸門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人望甚重吾當生擒以為都統勿射又恐為流

矢所中皆不用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恃其勇直前將執慶孫馬韁以出慶孫拔劍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有人譖崔怡曰慶孫父子欲盡相公且有異志怡檢覆無實乃投譖者于江轉樞密院副使三十六年崔流忌慶孫得衆心流白鉶島後二年流弑繼母大氏幷投前夫子吳承績于江以慶孫為承績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

立大功朝野倚重遽爲姦賊所害人皆痛惜

子琿

琿年十八直碩陵籍内侍遷監察吏忠烈朝爲大將軍與上將軍全文庇善嘗至其家園基文庇妻朴氏從窓隙窺覘嘆其義偉琿聞之遂屬意未幾文庇死琿妻又死朴遣人請曰妾無兒願得君一子養之且曰事有面陳幸一來琿遂往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王以先后族欲原之不得已流海島歸朴于竹

山初王以戶口日耗令士民皆畜庶妻庶妻乃良家女也其子孫許通仕路若不顧信義弃舊從新者隨即罪之所司方議施行及琿祀禮遂寢後為右丞旨累轉副知密直司事僉議參理陞侍郎贊成事改檢校寺司徒復為侍郎贊成事進拜中贊引年致仕久之復起為侍郎贊成事又拜右中贊王如元以琿權署行省事尋罷後封樂浪君賜推誠翊戴功臣號改封雞林府院君開府置官僚忠宣

二年以判三司事卒年七十三謚忠宣性寬
和美容儀習禮度嘗如元賀正侍宴殿上端
笏而坐每行酒者至輒必起揖而飲世祖見
之喜曰此誠高麗宰相也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忠烈又與淑妃連戚忠宣亦寵遇之嘗
請王宴于男山書齋因事淑妃甚勤晩年封
拜皆由妃也凡所歷無樹立自奉甚侈衣服
飲食務為華美子子興子昌子延子興美髯
豊皙以父任累遷左副承旨元使伯伯來問

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賢良協謀剪除
兇黨歷官至僉議評理封鷄林君卒年六十
子上琦上琁上瑛上璘

崔椿命

崔椿命文憲公冲之後也性寛和有節操高
宗十八年爲慈州副使蒙古兵圍州椿命率
吏民固守不下國家以蒙古元帥撒禮塔詰
責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
國瞻罵而還及三軍將帥降撒禮塔撒禮塔

謂淮安公侹曰慈州不降宜遣人諭降侹遣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曰國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降椿命坐城樓使人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来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四終不下集成深銜而返撤禮塔必使殺之王以問宰樞皆請末減集成詣崔怡第曰椿

命拒命不降蒙古怒去禍將不小宜殺之以
示蒙古令上及宰相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
殺之怡諾於是宰樞皆不得已從之獨俞升
旦以為不可殺聞者歎服怡遣內侍李白全
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
此何人白全曰慈州守也官人曰此人於我
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
和矣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論功以
椿命為第一擢拜樞密院副使三十七年辛

子怙官至衛尉卿

金希磾

金希磾本群山島人其先隨高舶到開城留居遂以爲籍初以監牧直補散員累遷忠清道按察使有清望轉將軍高宗八年蒙古使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意或射或擊館伴郎中崔珙等走出門即下鑰蒙古使不得出希磾開門入諭怒得解東北面兵馬使報又有蒙古使這可等來王以蒙人谿壑其欲凡所

需索與之則財渴否則釁生議未決遣侍中
李抗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大廟又未決這可
等二十三人及女使一人來督國贐王以希
磾有膽畧又知詩禮善辭語命為類會使這
可等曰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接
待也希磾荅曰往歲蒙大國恩令使价枉臨
弊封若其迎逆之禮與國贐等事敢不盡心
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
則君之福死則一行必見拘留這可等慼

甦服一聽希磾處分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來王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將佩弓矢上殿希磾曰自兩國交好皆俱禮服相見今欲以櫜鞬赴宴饗如禮何即解之又為東真使館伴東真使唱曰東君初報暖希磾即對云北帝已收寒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荅曰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和之使歎服不復詰出為義州分道將軍十年金元帥弓哥下乇兵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希磾奏請往擊

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亐哥下營擒三
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
船以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亐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
使李允誠遣別將全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
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石城斬宣撫副
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亐哥下而還希
磾與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宋
國瞻議曰亐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莫

有禦者國之恥也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礭將中軍襲卿將左軍國瞻將右軍賫二十日粮往討石城亐哥下遣兵救之希礭等與戰奮擊大敗之斬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衛愧誓天乞解圍希礭數亐哥下背恩之罪而還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入自清虜鎮希礭作詩云將軍杖鉞未雪恥將何面目朝天闕一奮青蛇指馬山胡軍勢

欲皆顛蹶虎賁騰拏涉五江城郭爛爲煨燼
未臨杯巳暢丈夫心反面無由愧汗發國瞻
和云以仁爲脊義爲鋒此是將軍新巨闕一
揮向海鯨鯢奔再擧向陸犀象蹶况彼馬山
窮猘兒制之可以隨鞭末朝涉五江暮獻捷
喜氣萬斛春先發夔鄉和云塞垣無鼎又無
鍾欲記元切詩可闕書之板上告後来觀者
爭前僵復蹶孟明濟河雪秦恥若比於公當
虜未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無一虛發初

希磾將發兵密以書告崔怡及還有司欲劾希磾擅興師聞怡知之遂寢然功賞不行明年出為全羅道巡問使希磾嘗洩術僧演之相崔怡之語有人因譖怡曰希磾等謀害公怡遣人捕希磾等時希磾在羅州捕者至略無懼色從容語曰願一言而死遂口號云欲報清河百汪恩東西南北摠忘身柰何一旦逢天厭紫陌人為碧海人自投于海并沉其子弘已等三人希磾美風儀有智勇通書史

為怡所親信怡病希磾恐不瘳下於溫之家
為妬勢者所譖而死弘已娶上將軍趙廉卿
女廉卿憫弘已無罪而死舉家為之茹蔬一
日怡宴兩府及諸將軍問廉卿曰何故不食
肉曰闔家素饌故也怡變色曰我知之公若
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懼欲妻以郎將尹周
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廉卿强之
婚夕周輔夢弘已擊其勢驚覺俄而陰痛翼
日乃死希磾壻鄭相判樞密通輔子也恃勢

驕橫嘗奸大將軍池允深妻流南方後召還
夜至壽德宮里門閉相怒管鑰者遲來從門
隙射殺之法官大集成金得循崔宗蕃洪斯
流等聽希磾通輔囑不問唯郎中李廷弼固
執不得遂以輕罪論免未幾廷弼為晉陽副
使崔怡嘉其守法拜紫門指諭

李子晟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請兵部尚書子晟性
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

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擧兵入侵王
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
無賊変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呼曰蒙古
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
拒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槊墜馬有兵救之僅
免三軍始集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後來擊我
右軍有散員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
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應弦而

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皂隸李通乘開京虛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奴隸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牒諸寺招集僧徒掠取公私錢穀王以子晟為後軍陣主樞密副使趙廉卿為中軍陣主上將軍崔瑾為右軍陣主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門城守甫紿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

門門者信之即開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
至通家斬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詐窮逃匿悉
捕餘黨誅之初忠州副使于宗桂每簿書間
與判官慶洪翼有隙聞蒙古兵將至議城守
有異同宗桂領兩班別抄洪翼領奴軍雜類
別抄相猜忌及蒙古兵至宗桂洪翼與兩班
等皆弃城走唯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古
兵退宗桂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古
兵掠去為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

者奴軍知之曰蒙古兵至則皆走匿不守乃何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欲殺之守盡先畱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謀者家火之凡豪強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且令境內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或有匿者則婦人小兒皆被害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三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魁等還入城

斬謀首僧牛本以東官軍留屯二日叔軍勇
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
獲財物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遣中軍兵
馬使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
又有東京賊寉山李儒作亂又遣子晟往擊
之子晟帥師倂日疾馳擄永州城以待時賊
傳檄州郡刻日期會諸郡依違聞子晟入永
乃定賊以為子晟軍自遠悤來欲乘其勞擊
之集永之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

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貸從罔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為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三十八年以門下平章事卒王震悼謚義烈

金允侯

金允侯高宗時人嘗為僧住白峴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亂于處仁城蒙古元帥撒禮塔来攻城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後為忠州山城防護別監蒙古兵来圍州城凡七十餘日糧儲幾盡允侯諭厲士卒曰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爾無不信遂取官奴簿籍焚之又分與所獲牛馬人皆效死赴敵蒙古兵稍挫遂

不復南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其餘有軍功
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出為東北面兵
馬使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官至守
司空右僕射致仕

金應德

金應德性勇敢元宗十一年為羅州司錄時
三別抄反據珍島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或
往珍島謁見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琈等首鼠
未決上戶長鄭之呂慨然曰苟不能登城固

守寧遁避山谷為州首吏何面目背國從賊
手應德聞其言即決意守城牒州及領內諸
縣入保錦城山樹棘為柵舉勵士卒賊至圍
城攻之士卒皆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
不得拔羅州遣金敘鄭元器鄭允等來報王
嘉之賜應德爵七品敘等攝伍尉又賜米各
十五石後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獲一艘盡
殺之陳子和亦羅州人也長身驍勇按察使
權呾遣靈巖副使金顏以兵二百守濟州又

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子和時年十九亦從軍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子和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又如之士卒喜躍既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列傳卷第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金方慶

九容　齊顏　忻　恂
永旽　永煦　士衡　朴球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父孝印性嚴毅少志學善書登第官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初方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臥啼街衢

牛馬為之避人異之高宗朝年十六以蔭補
散員兼或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待
之以禮有大務皆委之累遷至監察御史監
左倉請托不行有宰相詐權臣曰令御史不
若前御史奉公會方慶至權臣詰之對曰欲
如前御史吾亦能之吾要儲峙國廩不能詭
衆口詐者大慚權臣亦變色後為西北面兵
馬判官蒙兵來攻諸城入保葦島島有十餘
里平衍可耕患海潮不得墾方慶令築堰播

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賴以活島又無井泉常陸汲往往被虜方慶貯雨為池其患遂絶入為牽龍行首時禁衛爭附權門宿衛甚懈方慶憤其然雖疾不請告直廬湫隘衛士皆寓宿于外同僚姓朴者欲邀致一娼方慶固止之朴慙謝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凜然元宗四年知御史臺事左丞宣俞千遇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遂遇揖于馬上千遇曰我是皀祗奉命三品以下皆避之

君何爾方慶曰君與我俱三品服色衣奉命
我欲行禮耳相詰久之方慶曰日已晏矣遂
徑去于遇深衘之凡方慶之族兆仕者輒抑
之方慶不以芥意後攻珍島至全羅調兵千
遇田莊在長沙縣方慶戒勿擾及拜上將軍
以事杖重房一校班主田份惡之訴權臣貶
守南京方慶嘗為西北面兵馬使有遺愛至
是西北諸城上書請復來鎮時方慶赴南京
纔三日命復鎮之入為刑部尚書樞密院副

使十年林衍廢王世子適自元還至義州聞
難復入朝奏之世祖遣斡脫兒不花等諭在
國群臣及還方慶奉表偕如元世子請兵蒙
哥篤領軍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今蒙哥篤
若久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旣背命必不給
軍食柰何世子宜令不與衍者偕行世子難
其人侍中李藏用等曰方慶再鎭北界有遺
愛非此人不可世子曰甚合吾意乃命方慶
行方慶言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

自亂恐將有變宜勿令過江皆曰善遂以聞
帝允之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
聞王已復位入朝因留待之時崔坦韓慎叛
殺諸城守唯禮待慱州守宴份延州守權闡
曰金公之德吾豈敢忘以份闡方慶妹壻也
明年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爭來餉泣
曰如公在豈有坦慎之事坦等亦朝夕來見
坦等因蒙兵潛欲乘虛構亂遣蒙孛哥篤誘
之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林衍慮王奏帝請

兵還欲非之令指諭智甫大寧夜別抄屯黃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愼等知其謀密具舟楫聚銳兵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人及大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宗軍往來狀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領兵臨裒梁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寧遠別將吳繼夫之子得公爲坦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

不信可陰偵之詰朝方慶請蒙哥篤館門諸
軍畢至坦慎菩似有喜色蒙哥篤謂方慶曰
久客無聊擊鮮為樂公從吾否曰獵何所曰
過大同江至黄鳳卅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
亦聞聖旨何以過江蒙哥篤曰蒙人射獵為
事帝所知君何沮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
江耳若欲獵何必之彼然後為樂蒙哥篤曰
若以過江為罪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
人安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智

而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
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崔
坦等亦有人焉曰為誰曰某事秘不傳由是
謠言不入國家以安是年夏三別抄叛驅掠
人民航海而南王遣參知政事申思佺為追
討使又命方慶領兵六十餘人與蒙古宋萬
戶等兵一千餘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船泊
靈興島方慶欲擊宋萬戶懼止之賊遁去自
賊中逃來者男女老弱千餘人宋萬戶以為

賊黨悉虜而歸後請還于行省然不還者頗
多賊入擄珍島侵掠州郡思佺不以討賊為
意或聞之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
乎至羅州聞賊出陸弃還于京全州副使李
松亦弃城逃皆坐免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
帥阿海帥兵一千討之賊圍羅州分兵攻全
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猶豫方慶在道聞之
單騎併日南行先牒全曰某日當帥兵一萬
入州宜速備軍餉待之全以牒示羅賊聞之

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方慶劾奏討賊使
上將軍邊胤將軍曹子一孔愉等見賊攻錦
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止削職愉以交結
宦官得免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
陳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蔽江照水動轉
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
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贊洪機譖于阿海
曰方慶孔愉等陰與賊相通阿海執而囚之
移牒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令方慶還與贊等

對辦以參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鏁方慶令
卒五十人押送于京見者皆冤以至悲泣達
魯花赤言於王曰贊善所言誣妄宜繫牢獄
釋方慶王即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授
上將軍慰諭遣之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
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
聲勢阿海怯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
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帝
聞而責之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帥

師攻之賊以戰艦迸擊之官軍皆退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圍之驅迫以去方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已薄玲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以短矛刺之方慶曰寧葬魚腹豈能死起賊手欲投海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創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指揮士卒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擊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

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阿海止之明年王削愉世貞等職又奏阿海畏縮不戰帝命罷阿海以忻都代之仍詔誅賛等方慶與忻都協謀攻珍島方慶忻都將中軍入自碧波亭永寧公之子熈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自獐項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麽將右軍入自東面摠百餘艘賊聚碧波亭欲拒中軍茶丘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趣右軍右軍懼欲赴中軍賊獲二艘盡殺之先是官軍數與賊

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官軍奮擊賊皆棄
妻子適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
多為蒙兵所獲方慶見賊潰追之獲男女一
萬餘人戰艦數十艘餘賊走耽羅方慶入珍
島得米四千石財寶器仗悉輸王京其陷賊
良民皆令復業凱還王遣使郊迎以切加守
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賊入耽羅築內外城
恃險益猖獗時出虜掠擒安南守孔愉而去
濱海蕭然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十

四年以方慶爲行營中軍兵馬元帥遣之方
慶更鍊卒并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丘屯濟
南縣將發諸道戰船皆爲風簸蕩獨以全羅
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
知所指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
方慶仰天太息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今日
之事不在我手俄而風浪止中軍入自咸德
浦賊伏兵岩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
聲趣諸船並進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

士卒乘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烟焰漲天賊衆大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賊已勢窮謀遁可急擊之旣而賊酋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號哭方慶曰誅只巨魁耳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叙等六人斬于通衢擒親黨三十五人分載

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其居民悉按堵如
故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
甫演中郎將康社臣尹衛領京軍八百外別
抄二百留鎭班師至羅州斬玡擒親黨餘悉
不問大犒師遣其子綏及祗候金瑊別將俞
甫等告捷王拜綏爲大將軍瑊爲工部郎中
甫爲中郎將以世和先登陷陣拜郎將其餘
賞有差及方慶凱還王欲使廣平公譓郊勞
遣承宣朴恒諭以明日入京方慶即趣行入

謁王慰諭甚厚特賜紅羶大宴將士教都兵
馬使及省臺曰濟州逆賊實為難制至請師
上朝討之若兵久淹滯則飛輓之費不貲經
涉大洋不測之變又可慮也宗社安危在此
一舉中軍元帥金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代耽
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措置得宜戰艦兵器
糧餉無不周備督率大軍誅除宄渠瘦瘵復
蘓功業之重帶礪難忘兵馬使邉胤先往南
方具辨諸事與方慶同心協力功烈殊異褒

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領兵管船將士及將校典軍至於外別抄科賞條件並宜擧行遂以方慶爲侍中秋被詔如元帝勅闍者趣入使坐丞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綵服金銀寵眷無比及還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造船若依蠻樣則工費多將不及期一國憂之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羅遣人咨受省檄用本國船樣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

位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都
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劉復亨閱戰艦方
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
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
馬事孫世貞為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
使羅祐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為副使號三翼
軍忻即綅也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
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
合浦以待女真軍女真後期乃發船入對馬

島擊殺甚衆至一岐島倭兵陳於崖上之亮
及方慶督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
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
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劍交左右方
慶如植不少却拔一嚆矢厲聲大喝倭辟易
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
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
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
丘曰兵法千里縣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

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舩淮陰背水

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

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

雨戰艦觸岩崖多敗侁墮水死到合浦以俘

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

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元年改

官制拜僉議中賛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

二年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金

方慶奉朝命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
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請賜虎頭金牌用
勸來者方慶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至
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司
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歸
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大
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又
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及還王出城以迎忻都謂方慶曰

帝命我管蒙軍子管高麗軍子每事推王王又推子果誰任之方慶曰閫外則將軍制之閫内則受制於君固也語畢有崔雝在堂下忻都令捕之自弄既而撲殺謂方慶曰如何方慶曰農夫作苦此物一聚啄禾穀殆盡公殺之亦恤民意忻都曰吾見東人皆知書信佛與漢兒相類每輕我輩以謂蒙人業殺戮天必厭之然天賦吾俗以殺戮只當順受天不以為罪此子等所以為蒙人奴僕也時公

主請工匠于元大興土木之役木匠提領盧
仁秀擇一大木諷方慶柳璥與印侯張舜龍
各執鉅斵其兩端曰人臣盡力於主當如是
也方慶嘗享王及公主皆用新鑄銀器凾羅
納于内帑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極其
壯麗大設會以落之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
都人士女坌至識者譏之有人投匿名書于
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齊安公淑金方慶等
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天衢囚淑及方

慶等令宰相雜問之賴柳璥力救得免語在
璥傳東征之役金侁溺死方慶以韋得儒不
救主將奏罷其職郎將盧。義從進方慶攻珍
島不力戰掠人財産方慶沒入官金福大亦
當時從軍者三人俱有憾於方慶三年方慶
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將士皆迎于碧瀾渡
進義具巵酒而進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已止
之進義曰諸軍與麾下皆人也何先後之有
韓希愈曰此悖理之人請勿飲方慶遽起進

義等銜之得儒謂希愈曰君何不恤我乎我褫職而君得賞我何罪耶因辱罵遂以頭再觸希愈脅希愈敺退之得儒怏怏以告宰樞及監察司方慶曰辭中之失誰復治之遂不問得儒益恚曰與進義福大等陰謀傾軋乃具狀譖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忻壻趙抃義男韓希愈及孔愉羅裕安社貞金天祿等四百餘人謀去王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東征之後軍器皆當納官方慶與親屬私藏

於家又造戰艦置潘南昆湄珍島二縣欲聚
衆謀叛自以其第近達魯花赤館移居孤柳
洞國家會命諸島人民入居内地方慶父子
不從使居海濵又東征之時令不習水戰者
為梢工水手致戰不利又以子忻守晉州幕
客田儒守京山府義男安迪材鎮合浦韓希
愈掌兵船擬擧事響應凡八條於是忻都以
三百騎至與石抹天衢告王王及公主雖知
誣妄不得已命柳璥元傅李汾禧韓康李槢

與忻都天衢雜問之有與得儒同狀者宫得時等四人告曰我等目不識字得儒紿曰與若俱有功盡連一狀以聞爵賞故署名耳告訐非所知也得儒又告忻都曰歲乙亥方慶語我曰汝等助我當盡殲官軍入據海島若不之信請與對辨方慶性沉默又憤怒似不能言徹白得儒既以八事告方慶叛今所言益重何不先載狀中耶諸囚畏韋盧莫敢正視天祿顧叱曰汝等犬豕也攻珍島時汝二

人犯律中贊沒汝贓入官汝所憾者此耳今
歸虛辭欲陷大臣天而不誅無天也福大等
十四人又告曰以得儒故署名非吾本意王
益知誣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藏甲之罪杖
而釋之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闍
方慶事諸中書者來鞫忻都亦嘗遣其子吉
歹以得儒言奏帝詔與國王公主同問於是
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忻茶丘以鐵索
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

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與
忻都已鞫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歹
還自全羅道王引與同問郎哥歹曰我將還
朝帝若問東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屈
後又鞫之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
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亡滅吾寧枉死不敢
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絶
而復蘇者屢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大寒雨
雪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伏辜罪止

一人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
視語方慶曰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僞不置於
死何自苦乃爾方慶曰王何如是也臣起自
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報國豈愛身
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
以不義屈竟以藏甲論流方慶于大青島忻
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
泣送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船
多藏兵甲以畜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

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慶
及子壻家屬悉送京師以為奴隸收其土田
以充兵糧及印侯以奏流方慶如元帝問方
慶藏甲幾何對曰四十六副耳帝曰方慶情
此謀叛乎高麗州縣之祖皆漕輸王京造船
積穀又何足疑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
必起第遄令茶丘還國王待草長可來奏得
儒進義又謂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
詛上國也茶丘以語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如元辨對平章哈伯曰此何
足上聞汝且歸令王自奏王遂如元道遇帝
勅令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王遣
張舜龍召方慶等方慶忻自海島還人皆深
泣援手曰不圖今日復見侍中父子面進義
至姚家寨舌爛暴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
得儒聞之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上書
都堂辨方慶誣曰韋得儒盧進義等告忻都
以爲金方慶謀去公主國王及達魯花赤將

入江華如其信然得儒冝先告我何以直告
帥府怍都椦問方慶未嘗家藏兵甲惟羅裕
等四十一人所爲然裕等皆云未嘗聽方慶
謀叛事緣得儒等含怨欲害方慶然得儒等
亦稱未嘗親聞方慶謀叛事亦未曾聽說於
人但征東時方慶麾下有不納軍器於官者
以此疑其謀叛後更言方慶再說謀叛前後
所言不同又言至元十二年十二月日到方
慶家方慶言忻都毁我房院而去因說叛事

令看帥府鎮撫也速達文字忻都以至元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王京翼年正月初
三日還塩州得儒何禰十二月去也進義云
至元十二年四月詣方慶家方慶在門前説
謀叛事後言方慶在政房東廊下説所言前
後不同以此觀之並是妄飾忻都與達魯花
赤同鞫杖藏甲者餘皆原放惟留方慶以候
明降茶丘又禀鈞旨來問韓希愈安迪村金
忻等實我所差指禰方慶擅差委兵木江積

穀實是竹州等郡縣所輸公私之物指稱方
慶所畜潘南等處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
指稱方慶船隻強取文字酷刑鞫問必欲招
伏即令勢雖自白要令方慶全其性命姑流
海島以待聖慈宣謂聖明曲照勑令方慶赴
京伏望詳其前表與達魯花赤文狀一一善
奏得儒進義又談禪法會將不云利于上朝
呼得儒問之曰隊正金玄言將設談禪寢而
不行又軍威一亦言有僧告公主曰談禪不

利於上朝公主命成一妹于緊縫衣賞之令
問全玄則云得儒喚我問談禅法會何由而
寢荅云不知餘無所言問成一則云我寓居
進義家進義將我往見得儒得儒曰聞有異
事否荅云不聞公主賞僧事不曾見聞何曾
說與得儒我若有妹當處其家何故寓居進
義之家全玄成一之言皆如此且禅法通行
天下本國自國初至今三百六十餘年幸以
三年一度當孟春設會是年以得儒進義誣

告國家騷動欲於四月設會兹淹延耳得儒恐親朝奏聞加其罪謀沮我行又復妄說達魯花赤不曾究問遽爾申奏實深兢懼伏望善奏既而省官聞得儒言皆大笑居十餘日得儒亦舌爛而死時人以爲天誅帝諭王曰訴方慶者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寃遂赦之命隨王還國復爲中賛賜銀十斤六年秋上章乞退王遣承旨鄭可臣敦諭起之冬復請老王曰卿年雖老勳業殊異豈宜輕許

其退且令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
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以為何如遂不允
後復上章乞退又不允遣右承旨趙仁規上
中書省書曰陪臣金方慶盡心供職凡有朝
命恪勤不懈又於珍島耽羅日本隨官軍致
討累捷有功宣授虎頭牌奬諭答勞今復管
領正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往征日本若不
差領軍事竊恐難以號令或致違誤方慶年
齡雖邁壯心尚在欲更盡力以答天恩伏請

善券許叅元帥府句當公事帝下詔授方慶
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
賀正帝御大明殿受賀四品以上得上殿赴
宴方慶亦與焉帝温言慰籍命坐丞相之次
賜珍饌又賜白飯魚羮曰高麗人好之仍侍
宴三日及還賜弓矢釰白羽甲又賜弓一千
甲冑一百胖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仍示
東征條令丞相安童素與本國有恩者時在
朔方故不賫國贐行方慶以銀盃苧布遺其

夫人夫人曰莫是金相耶自丞相北去絕無
國贐非公誰數婦人前此進奉使必賫國贐
以行或有羨餘爲使者私用方慶嘗爲進
奉使悉還之七年三月出師東征方慶先到
義安軍閱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
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
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周鼎先與倭交
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
六月方慶周鼎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

兵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又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岐島今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其將柰何方慶默然旬餘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

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既而文虎以蠻軍十餘萬至船兒九千艘八月值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九年又上箋乞退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重大匡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仍令致仕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一日乞告上冢王遣子恂為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鄉為親舊留數日謂曰秋稼登場民力未暇豈可久煩汝為遂

還二十六年以病卒年八十九方慶忠直信
厚器宇弘大不拘小節嚴毅寡言待子姪少
以禮多識典故斷事無差撿身勤儉晝不偃
臥至老頭髮不白能寒暑無疾不遺故舊有
喪輒往弔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居閑
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咨之然當國日久又
受金符為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
下將士號內廂目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横行
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其征倭軍功爵賞類不

均人多缺望又以外甥趙文簡娶車信女人
譏其希寵遺命歸葬安東時用事者惡之遂
沮禮葬後王悔之忠宣贈宣忠協謀定難靖
國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烈命立神
道碑子愃忻恂愃官至副知密直司事子承
用承澤承用登第官至密直使以廉稱子厚
恭愍朝累官檢校僉議評理附元朴賽因不
花為合浦萬戶性貪妻亦慳吝慘酷嘗失績
匹意子七祐竊與其妾縛拷竟日七祐死令

僕懸頭曰有問者以自縊爲解時人謂綾重於子承澤以中書平章事致仕卒謚良簡子昂上治君昂子九容齋顔

九容字敬之初名齊閔恭愍朝年十六中進士王命賦牧丹詩九容居首王奇之賜職散負登第授德寧府注簿累遷民部議郎兼成均直講勉進後學訓誨不倦雖休沐在家諸生質問者相踵辛禑元年拜三司左尹時北元遣使來曰伯顔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

爾國殺王之罪李仁任池奫欲迎之九容與
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此
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
玄陵於地下乎慶復興仁任却其書不受諫
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請誅之仁任
杖流諫官又以九容崇仁等謀害已並流之
九容竄竹州尋移驪興放跡江湖日以詩酒
自娛扁其所居曰六友堂七年禑召爲左司
議大夫乃上書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受敵于

戈未息民失其業飢饉流移貢賦軍旅調發
無地況變故屢興誠宜恐懼修省以荅天心
殿下興居無節乗醉馳馬閭巷間若或一蹶
恐致毁傷殿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伏望
念祖宗艱難之業察皇天譴告艱之心日接大
臣講論治道出入威儀率由舊章不聽明年
遷成均大司成尋判典校寺事初義州千戶
曹柱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紿曰我於爾
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耶十年以

九容為行禮使奉書兼賷白金百兩細苧麻
布各五十匹以行至遼東摠兵潘敬葉旺與
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
師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永寧縣病卒年
四十七後禑追治權龍誤傳義言流之九容
善詞章有惕若齋集行於世子明善明理明
允

齊顔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
時内豎韓暉李龜壽以邉功超拜僉議評理

管機密甚寵幸諫官不署告身二人疏齊顔
譖王曰臣等國耳忘家暴露于外齊顔年少
譖居言官非惟不署臣等告身凡捷川之役
將士告身皆不署是有二心欲使將士解體
也王大怒謂侍中慶千興僉書密直元松壽
密直副使金達祥曰韓暉李龜壽備嘗艱危
宣力有勞故報之以爵齊顔不署告身欲鞫
之對曰郎舍衆矣齊顔豈可獨任其責王曰
齊顔卿等之族故爲卿等言之又讓松壽曰

卿掌銓選引卿族為諫官欲何為也松壽伏
地流汗不能對王將下齊顏獄千興與寗直
副使宋仁績爭之不能得達祥進曰齊顏諫
官也若下獄後世以殿下為何如主且告身
不時署有何罪王益怒起入內翼日齊顏謝
病王遣中使強起令署暉等告身竟罷之十
五年以軍簿佐郎從田祿生聘河南王擴廓
帖木兒至燕京皇太子懇其通信命束還齊
顏謂祿生曰。大臣不可留予且留公。必達使

命遂稱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
如昔丈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徵
例賜錢穀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
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令旨還國齊顏以王
命不可不達又樂聞大王名不遠萬里而来
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燻而暗
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為我王
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以安帝室為
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削

平僭亂夾輔帝室王大喜奏授中議大夫中
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
事齊顔素善儒琴至是為王彈之王悦未幾
遣其幕客郭永錫偕来報聘王欲拜代言辛
旽嗾其不謁已沮之乃授内書舍人尋左遷
典校副令齊顔常怏怏後與前密直副使金
精等謀誅旽事泄繫巡軍杖之旽遣人縊殺
忻以蔭調刑㔺都監判官三轉為將軍從父
討耽羅賊告捷拜大將軍尋改司宰卿又從

征日本旣還牧晉州忠烈王五年以禿魯花入元本國人康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句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帝許之忻謂賙曰汝非黠彌資諒之孫耶而欲壞本國如此賙曰王如泥塑佛尹汝秀李貞元卿朴義梁甚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姦臣復正三韓也後襲父職佩金虎符仍授昭勇大將軍管高麗軍萬戶加鎭國上將

軍累遷僉議叅理十五年帝以海都兵犯邉遣使徵兵王遣忻宰軍赴遼陽哈丹之來忻屯蓼猳縣界備之賊將至鉄嶺防守萬户鄭守琪懼遁還嶺路隘僅通一人賊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反得守琪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踰嶺闌入交州道忻亦走避賊遂陷楊根城時帝遣元帥薛闍干來討之忻將右軍與薛闍干等屯木州邏卒高文呂報賊屯燕岐縣遣木奴赤等二十八人與文呂往覘

之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至燕歧賊陳正左山下諸軍猝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軍夾擊之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林木間我前鋒二人。矢起懼不敢進怍叱且申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江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十餘渡江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遣人告

捷王又忻遣于竹田追討餘賊授判密直司事帝賜弓矢鈒玉帶銀一錠賞戰功陞判三司事尋知都僉議司事僧日英誣告希愈謀不軌忻與印侯發兵執希愈告左丞哈散鞫之希愈等不服日英亦逃侯忻等將如元訴帝王留之不從王亦遣使如元辨其誣會有赦忻等免丁父憂還國服闋又如元時希愈爲相故忻不肯還居燕凡七年及希愈卒拜賛成事咨議都僉議司事加三重大匡襲封

上洛公遂東還以父遺命辭萬戶授兄子承
用忠宣即位教曰大德三年本國無賴之徒
將欲搆亂忭與萬戶印候能先知整亂其功
可賞宜特敘用元年卒年五十九性豁達慈
惠尤恤親戚之窮者
恂字歸厚忠烈五年登第以郎將遷學士直
講方慶征日本恂欲從之方慶不許潛登船
以從及還加殿中侍史累遷密直副使尋辭
之忠宣起爲重大匡上洛君忠肅八年判三

司事是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英性寛厚工隸
書畜聲伎日以絲竹為樂子永旽永暉永煦
永旽小字那海忠烈王末登第始除江陵府
錄事曹頔之亂侍從有策勞勳為一等賜推
誠秉義翊贊號封上洛府院君後忠惠被執
于元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議不同永
旽曰主辱臣死請之宜惡語在金倫傳至忠
穆朝為左政丞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時
以奇三萬之死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

田祿生等永旽告王曰殿下何因整治官王
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旽曰三萬
怙勢從恣奚止奪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
問之永旽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祿
生奚罪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語在王煦
傳四年卒
永煦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忠惠以侍從
功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除三司左
使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獨

永煦衛王中槊忠揆即位拜贊成事提調政房尋拜右政丞恭愍時入侍書筵請罷辨整都監王曰予欲聞嘉言設書筵卿言實平予心遂稱疾入內永煦初封福昌府院君後封上洛侯十年卒年七十諡貞簡性嚴毅沉重親姻故舊有匱之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衡年皆踰冠或謂永煦曰盍為之求官對曰子弟果賢與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與雖得之可保乎聞者皆服子蔵官至密直副使

士衡初以薦補瞿溪館直累遷監察糾正恭
愍時為考功散郎與直郎劉慶元言按廉守
令職掌貢賦近來州縣多闕貢或至三四年
請論如法從之辛禑三年為執義與趙浚安
翊金湊崔崇讓等同在臺諫時稱得人累遷
開城尹賜端誠輔理功臣號國家議革私田
初改按廉為都觀察使士衡為交州江陵道
都觀察使公明威惠綽有聲稱明年知密直
司事同知經筵事恭讓嘗御經筵講無逸士

衡曰大抵耽樂者享年短無逸者享年長理
固然也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諸侯一身係
一國安危故爲人上者宜以敬爲心以逸爲
戒蓋無逸則百姓以寧故祖宗陰佑天亦保
之耽樂則百姓不寧故祖宗陰怒天亦不佑
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後知門下府事兼
司憲府大司憲王將還都漢陽與同僚上疏
曰彈糾非違臣等之職今天災地怪屢見譴
告者由政教失宜公道或廢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宜恐懼修省誠信御
下虛懷納諫進忠直遠邪佞恵愛斯民以弭
天災乃因書雲觀奏欲還漢陽臣等伏見楊
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秋耕失時漢陽人家
皆被奪占老幼飢寒寄寓山野流離顛死侍
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旅寓辛艱朝
不及夕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讖緯不恤
民弊於皇天譴告何古昔聖王以誠小民爲
祈天永命之本願停之以固邦本王不納又

上疏言尹彝李初之黨皆已遠竄而禹玄寶
權仲和張夏慶補等尚在都下不宜罪同罰
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
允又自請皆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
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等請亂不允
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
寶等王下其疏都評議使司使。言宜從憲司上
府刑曹之請唯贊成事鄭夢周言彝初之黨
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得已流

玄寶仲和夏等命士衡等執職士衡等唆刑
曹以夢周右彛初黨謀害所司劾之判書安
景恭咸石珣等劾夢周皆左遷李懃李廷補
代之懃等又劾夢周及左常侍鄭寓左司議
崔云嗣黨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獻納李蟠
正言權擕等上言彈劾非刑曹之任懃廷補
劾郎舍又彈夢周謀害大臣請鞫之遂罷懃
等職蟠又劾掌令崔兢不糾刑曹越職言事
憲司以諫省非風憲之任又劾蟠等蟠等反

劾景儉逯周庸等憲司刑曹為之一空士衛
時方在告聞之輿疾視事上書論鐇壎身為
諫官阿附夢周不論彝初之黨力攻憲司法
官甚不忠請治其罪寓云嗣鐇勰皆見罷尋
拜三司左使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後
入本朝
朴球蔚州屬部田人其先富商球籍其貲以
饒財補元宗時為上將軍忠烈還自元至東
京球言曰今駕次山谷行夜者蹤處請嚴警

備承旨李槢曰子以上將軍領忽赤警衛不嚴是誰之咎球無以對累遷密直副使世祖將征日本王請于中書省錫虎頭金牌及印授昭勇大將軍左副都統從方慶征日本有功後以同知密直司事出鎭合浦以贊成事卒球無他技能以軍功貴

